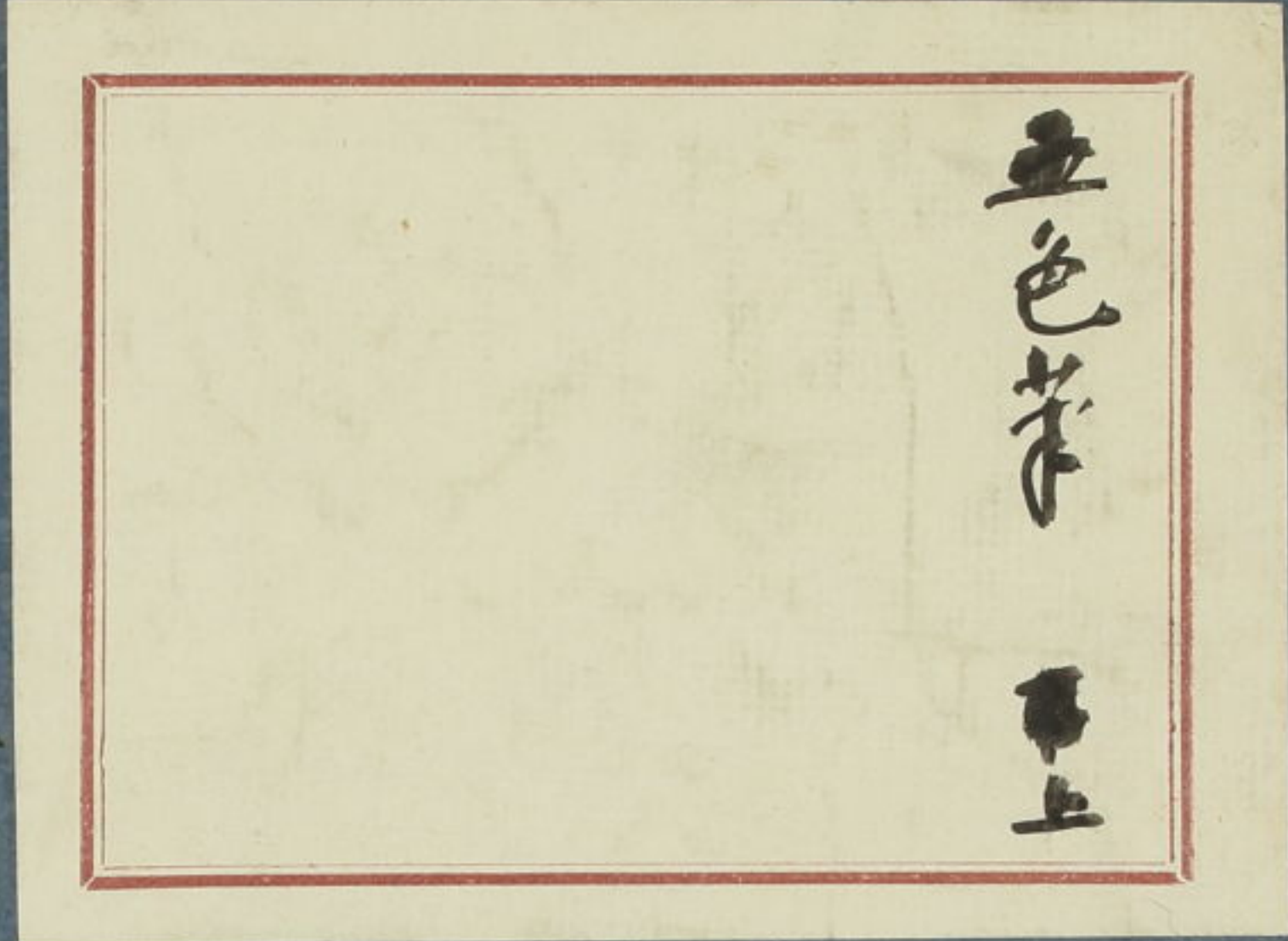




廣白石書畫



五色筆
筆上



14
588
3



五色筆一



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

文選云爾後世遂因仍其說治平中有虎丘僧思

悅者編淵明集獨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

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七十年間九首皆晉安帝時

所作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

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耻事二姓

而題甲子之理哉思悅之言信而有證矣

宋魯李鯉艇齋詩話

蹴鞠惟柳三復能之丁晉公亦好焉晉公詩曰皆裝

花屈膝白打太廉斯進前行兩步蹶去立多時

後村詩話

板倉
文庫記

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益鱗甲腹下
令可以藏書此古人尺素緘魚之遺封也試鶯每以
此遺遷嘗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魚為妾
傳郎處斜揚三五樹路中莫近釣翁船此真觀中事
也
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覩佳者惟謝幼睿
一首字字精工不啻青出于藍也詩曰懶向妝臺理
曉妝為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牽時
恨共長霜戶敢辭纖手冷芸窓思貼弱肌香縫成不
怪無鴻雁贏得宵來覆妾牀為一時傳誦

天散
詩話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之今
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記者如新
鷹初放免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落莫千門臨欲鎖
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撻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
高尽理昨來新上曲內宮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
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白樂天後宮詞也間吹玉殿
昭華管杜牧之出宮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杜牧
之秋夕詩也宝仗平明秋殿開王昌齡長信秋詞也
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熟薰衣
麝憶得今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

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詩劉夢得魏
宮詞二首也又別有六十六篇乃近世好事者旋加
搜索續之語意与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世又
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託者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它人所作今乃知所知
不廣蓋有建月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得九十首蜀
本建集序可攷後來刻梓者以它人十詩足之故爾
混淆余既辨其人矣尚有二首殿前傳点各依班名
對西來入詔蠻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覩正南山
鴛央瓦上忽然声未詳誰作也所逸十篇今見于洪

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其詞云忽
地金輿向月陂画作天河刻作牛春未曉困不梳頭
紅燈焰裏看春雲夕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未行步
滑画人擡起金隱裙蜂鬚蟬翅薄鬆々浮動搔頭自
有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偏宮娥
唱盡詞暗中頭白後人知樓中日夕歌聲好不問從
初學阿誰彈棋玉指兩參差宛轉黃金白柄長供御
香方加減頻藥食後進雲漿
首卷書王平甫所云花萼宮詞三十二首今攷王恭
簡續成都集記才二十八首盡筆于此庶真贋了然

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閑。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昆山。會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階。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床。龍池九曲遠相通。揚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往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々紗窗。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池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子鎖牙床。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迴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綉毯。盡鋪龍腦鬢。金杏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日高。祇候處。滿隄紅艷。立春凡厨盤進食。

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啟頭宣索贈。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萸輕々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典宮娃。三面宮城盡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亦是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遠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々月明花樹底。傍他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總唱未知名。盡將鬢粟耒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劇青苔。宣使龍池更鑿開。展得絲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虛啟。背倚城牆面浸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池。掃

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詞
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研將行繞曲池能向綠牋書大
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
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
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
打黃鸝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携來候燕遊旋灸銀
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
侵晨探幾面斜望花間逢舉袖傳聲先喚近臣未小
毬場近曲池頭宣語勲臣試打毬先向画廊排御幄
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

類俳陳止齋亦以昌黎祭薛中丞文豈亦所謂慚筆
者邪然顏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為衆人作
則稍屈筆力以略傍衆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
耳昌黎顏子不戴過論為慚筆蓋不免有科舉氣余觀
水心文章之妙○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工之
妙肥瘠各種妍淡曲盡乃見画工之妙水心為諸人
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
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
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為一冊名曰文

林公為一世文宗，子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鑑矣。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歐陽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空者也。如豐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辭猶和平。至於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乎感慨矣。乃若憤悶不平，如王逢原悲傷無聊，如邢居實則感慨失之者也。

詞科習氣 ○東坡言妄論利害，攬說得失，為制科習氣。余謂近世詞科亦有一般習氣，意主于諂諛，主于

意似死，夾試取死，夾看多應，共寸腸。○張祐有華清

宮詩，為世所稱，云：龍虎旌旗，雨露飄風，池歌斷玉山。

遙明，皇上馬太真去，紅杏滿園香自銷。

群閣雅言
宋潘若同

高廟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口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驚，恠比上膳，以行在草中，無樂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廟為罷膳，泣下，後此鳥持至，臨安，忽死，高宗親為文祭之，云：金距絳裳，何意朱紫，乘軒駭

散纏羅闕死不遠長江來自汴水匪饑則附曰忠自
矢謝跡雲端投身禁裏每呼奮人以勵近侍禽言若
斯鳥官誰似云胡委羽歸魂鷄尾借踞有鳥來朝無
雉漸肯為儀曆仍輝紀尚饗宸翰灑々一時大手當
為置筆○真宗皇帝祀汾而還駕過伊闕親灑宸翰
為銘勒石文不加點羣臣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
為山融而為谷設險阻於地理資守距於國都足以
表坤載之無強示神州之大壯者也矧復洪源南導
高岸中分夏禹濬川初通闕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
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水接畛而揚芬盤石檻

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尋秘等覺之真身
刻大雄之尊像豈獨勝遊之是屬故亦景貺之潛符
躬薦西圭祝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臨雄宅而觀
土風既周覽於名區乃刊文於真銘曰高闕巍峩群
山迢遞乃固王城是通伊水形勝居多英靈萃止螺
髻偏摩雁塔高峙奠玉河濱回輿山趾鳴蹕再臨貞
珉斯紀楓窓小讀
熙寧未洛中有人畊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
餘乃婦人選夫誌銘君姓曹氏名禋字礼夫世為洛
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

鄉閭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
矢之如是耶唯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
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
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
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于鳳凰山之原
予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尚幼以
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
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為
哉慰母之憂夢花洲
間錄
南軒邀劉改至公解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生公忠

為國切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章得此意願君有意
為發幽潛改之即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陣明星
已墮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峰上雲南

軒為之墮淚

元蔣子正
山房隨筆

歐陽文忠公樊候廟災記真稿舊存余家其中改竄
數處如立軍功三字稿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目
曰瞋目勇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萬人敵死不
能庇一躬曰生能警喑啞叱咤之主死不能保東州
附上之形有司曰殘暴後喑鳴叱咤四字無第曰使
夙馳電擊憑此咆哮凡定二十三字書亦道勁時余

家從祖倅鄭故得其稿今竟失去不得與蘇公手書

並存惜哉

机窓小牘

黃魯直賦太真外傳云塞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結
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莫同兒女曹黃金粧劍佩猛獸
画旌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賦不善

褚金袍

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離別家鄉歲月多
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減舊時
波又云幼小離家老大回云一說黃拱作

余嘗愛韓致光宮詞云綉裙斜立正銷魂宮女移燈

掩殿門燕子不歸花著雨春風應是怨黃昏

東坡再謫惠州日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為隣其妻三
十歲誕子為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一

聯云令閭方當而立歲賢夫已近古希年

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團

茶予題其封云色映宮姝粉香傳漢殿春團々明月

魄却贈月中人

疾籍錄

唐書太宗在洛登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
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趙嘏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

得英雄盡白頭

画瓊錄

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登高遇雪因
賜金綵人勝令學士賦詩是日甚歡宗楚客詩云窈
窕神仙閣參差雲漢間九重中禁啓七夕早春還太
液天爲水蓬萊雪作山今朝上林樹無處不堪攀正
謂此也武平一景龍文館記

汝陽溪穆清叔因寒食縱步郊外會數年少同飲松
梨花下以香輪莫輶青々破各賦梨花詩清叔得愁
字詩曰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清香來玉樹白蟻
泛金甌靚青娥妬光凝粉蝶羞年々寒食夜吟繞
不勝愁衆閣客筆雲齋廣錄

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
後世因仍其說獨治平中庠丘僧思悅編淵明詩辨
其不然曾裘父艇齋詩話亦信其說然以余考之元
興二年桓元篡位晉氏不斷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
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劉裕淵明賦歸去來辭
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為相國恭帝即位改
元元熙至二年庚申禪于宋觀恭帝之言曰桓玄之
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
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
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益逆知

未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裴父殆不足

以知之

宋謝枋得
碧湖雜記

湖南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為當

時所彌云珠璣影冷偏粘子蘭麝香濃却損花山色

遠堆螺黛雨草梢春曼麝香風衰蘭寂寞含愁綠小

杏妖嬈弄色紅

宋陶岳湖
湘故事

祝杜誠燈花詩周弁翁擅場云繁花不結三春夢零

落空餘寸草心周密字公謹

王將明作賀復燕雲表以昆夷維其喙矣對燕民悅

則取之鄭達夫持為領樞密院事亦用上句而以周

公方且膺之為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的因舉已對

曰此是當家者

問燕
常談

李義山遊長安投宿旅店適會客因召典坐不知為

義山也酒酣客賦水蘭花詩衆皆誇示義山后成詩

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夕征帆送遠人幾度水蘭舟

上望不知花是此船身坐客大驚詢之知是義山也

零陵總記
惠陸龜蒙

揚誠齋詩云長樂宮前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

天白日仍飛雪錯認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須羯鼓催

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

開任斯菴詩云金爵觚接曉日開三朝喜氣一時回
聖人先御紅鸞扇天子龍輿萬騎來霜曉君王出問
安寶香隨輦護朝寒五雲深處三宮宴九奏聲中二
聖歡慶壽冊寶弁陽老人有詩云黃道宮羅瑞腦香袞龍
舛降佩鏘々大安輦奏乾安曲萬點明星簇紫皇又
曰萬騎雲從簇錦圍內官排立馬如飛九重闔闔開
清曉太母登樓望駕歸李鶴田詩云嚴更頻報夜何
其萬甲聲傳遠近隨扼子燈前紅烟々大安輦上趣
壇時南邦明堂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々新惟有
至尊渾不戴盡將春色賜群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

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

樓下排
立次第

弁陽翁詩云換輦登門捲御簾侍中承制舍人

宣鳳書乍脫金鷄口一派歡聲下九天

登門陽赦元周密
南渡宮禁典儀

昔有姜氏與隣人文曹通殷勤文曹以百鍊水晶針
函遺姜氏姜氏啓履箱取連理線貫雙針結同心花
以答之故定情曲曰素縷連雙針

堂北曰背堂南曰襟故陸士衡詩曰烏得忘歸草言

樹背與襟言前後皆樹庶異其忘也

宋遷寄試鸞詩有云誓成烏鰓墨人似楚山雲人多
不解烏鰓義南越志云烏鰓懷墨江東人取墨書契

以給人物逾年墨消空紙耳
漢有女子舒襟為人聰慧事之有意典元羣通嘗寄
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曰何以不去心使婢答曰正
欲汝知心內苦故後世子夜歌有見蓮不分開等語
皆祖其意
灼灼與河東人神通目授不復可見以軟絹帕裹紅
淚寄之後姚驚有秋閨詩曰菊花人共瘦楓葉淚俱
紅
金母召群仙宴于赤水命謝長珠拂雲之琴舞驚波
之曲有碧金鸚鵡杯白玉鸚鵡杓乾則杓自挹欲

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鸚鵡杓鸚鵡杯非
海螺杯杓也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人謂銀花
即火樹中花光明如銀故曰銀花殊不知銀花亦自
有本昔薛瓊玉孝父病嘗其漉而家甚貧常出求薪
遇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
盆中昼卧床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婦如言種之旬
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鈿螺及結實皆銀
也

謝氏詩
源商名

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子手巾內解茶葉人
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異而詰其所從來茅君曰

此蓬萊山穆陀樹葉爾仙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
裝服之不饑謝幼負詩曰摘寶文之初莫拾穆蛇之
墜葉

公言祥符中日本僧寂照來朝後求禮天台山先中
令守會稽寂照經由來謁寂照善書迹習二王而不
習華言但以筆札通意時長兄為天台宰中令以書
導之兼贈詩云滄波泛瓶錫幾月到天朝鄉信
斷歸程海面遙秋泉吟裡落霜葉定中飄為愛華凡
住扶桑夢自消既至天台致書來謝累幅勒至其字
體婉美可愛揚文公在禁中識之亦嘗序其事

太原王洙王氏

談錄贈日本僧詩之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為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
只知奇語之為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專
以快意為主而蘇端明詩專以刻意為工李義山詩
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
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
杜子美則不論在山林在廟廊遇巧則巧過拙則拙
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刻或奮一切物一切事
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
真誠哉是言○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世儒解釋終不了余嘗觀古今詩人然後知斯言
良有以也詩序有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
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刪
詩取其思無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
世諸人思無邪者惟杜子美陶淵明耳餘皆不免落
邪思也六朝顏鮑徐庾唐李義山國朝董魯直乃邪
思之尤者魯直雖不多說婦人然其韻度矜持冶容
太甚讀之使足以蕩人心鬼此正所謂邪思也魯直
專學子美然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真起肅然生敬
詩序所謂經天緯地者孝敬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

也豈可以魯直詩同年而語邪

歲寒堂詩話宋張戒

唐許渾題孫處士居云高歌懷地肺遠賦憶天台極
為的對真誥云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注
云其地肥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白樂天
詩云倦倚綉床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低遼陽春盡
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好事者畫為倦繡圖
宋趙鼎
蘇軾書

堂詩話

孫綽情人詩云碧玉破瓜時呂洞賓詩云功成當在

破瓜年揚文公謂俗以破瓜為二八

比紅兒詩話
宋馮曾

范請同妻沈氏坐後園歡酒翠池又上洗心亭共索

筆研為映水曲沈氏先成曰輕鬟學浮雲雙蛾擬初
月水澄正落釵萍開理垂髮請竒之不復敢作沈氏
小字滿願詩林下王黃列以昌黎祭裴太常文亂石之儲
揚炯初見鄭義真誦其姪女容華臨鏡粧詩鄭大擊
節後誦已作數十首鄭皆曰不如首作炯為之汗背
容華詩云啼鳥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鳳釵金作縷鸞
鏡玉為臺妝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
去復徘徊詩林下金刻卷四
退之慚筆○王黃列以昌黎祭裴太常文亂石之儲
常空干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賓筵為慚筆蓋不免

名內人酌酒終宜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
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總似走幾回拋鞍
抱鞍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
是官家認遍々長羸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
花光遠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逼罨樓船內
人追逐米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
並船相闕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画船飛別浦
中旋折荷花半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
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應含羞走過

御床前

賓退

蘇軾詩

同舍李循道舉他秋景一聯曰池藕影疎龜甲冷井
梧凋薄鳳毛寒螢雪叢說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學議論作
文之法經句不全而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不用古人意若用
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
而不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
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
布置開闔首尾貫曲折關鍵意思常新若方若圓
若長若短斷自有成摹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苟
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同上
李遠體物緣情皆謂臻妙咏鴛鴦云死矣離別傷人

誇扁頭鼠尾外肥中朽此詞科習氣也能消磨盡者
難耳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踴傑然者然藻績
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惜其不多
作而遂無年耳
近世詩人○大序云七國之音哀以思退之論魏晉
以降以文鳴者其声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辞淫以
哀其志弛以肆近世詩人爭效唐律就其工者論之
即退之所謂魏晉以降者也而况其不能二者乎
孟子文法○孟子七篇不特推言義理廣大而精微
其文法極可觀如齊人乞墻一段尤妙唐人雜說之

類蓋做於此也

坡賦祖莊子○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視之
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
賦云蓋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
其不實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蓋

用莊子語意

宋吳氏林
下偶談

作文貴首尾相應○桓溫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
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
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亦要宛轉回
復首尾俱應乃為盡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

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常山
蛇勢也

文章貴錯綜○楚辭以日吉對良辰以羞穀燕對奠
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為矯健故耳
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鷓
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鷓五六先後為義殊不知
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
飛鷓于宋書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因以為
健也楚辭正用此法其後幹退之作羅池碑云春典
猿吟兮秋鶴與飛以典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及而

辭從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
李生昌黎集之只作秋典鶴飛遂疑古本為誤惟沈
存中為始古文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蓋自予始
發之予乃今知古人文學始終開闔有宗有趣其不
苟如此

作文使事之難○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
不使事難于立意使事多難于遺辭能立意者未必
能造語能遺辭者未必能免俗此又其最難者大抵
為文者多知難者少

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矣荊公以經術東坡

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蹈襲
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雖一時舉行之過其實亦事
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文之家又皆逐影吠聲未嘗
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予每為之太息

杜陶二公詩話天成○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
見南山採菊之際無意于山而景典意會此淵明詩
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偃語落月如金盤予愛
其意度閑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二詩
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
茲為可貴

詩有格高韻勝之辨○予每論詩以陶淵明幹杜諸公皆為韻勝一日見林倅于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諸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驟之矍然若有悟自此讀詩須進便覺兩眼如月盡見古人旨趣然恐前輩或有所未聞宋陳善扞風詩話司馬遷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為多以多為少唯唐宣公得遷文體蘇子容為公云○為文之體意不貴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事不貴平而貴奇宋元獻公序云清波雜志

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

上唯有年年秋雁飛上聞之潸然出涕

李嶠水調歌出柳氏舊聞

溫庭筠嘗得一句云蜜官金翼使偏于知識無人可

屬久之自聯其下曰花賊王腰奴予以謂道盡蜂蝶

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

壁試之略不構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

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抱涎指蝸牛也

伯牙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成連曰吾師云春

在海中能移人意與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此居

習之吾將迎師刺舡而去旬日不返伯牙但聞水聲

傾洞山林冥杳禽鳥啼號乃嘆曰吾師謂移人意者
豈此也援琴而歌頓悟其妙旨○白頭吟○司馬相
如將聘茂陵女為妻文君作白頭吟云淒々重淒々
嫁女不須歸願得同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以自絕
乃不聘○雉朝飛○齊宣王時犢牧子五十無妻見
雉相隨而作此曲○別鶴操○高陵牧子妻五年無
子父母將令改妻妻聞之作此曲○烏夜啼○宋彭
城王義康與義慶相見而哭帝怪之徵還大懼妓妾
夜聞烏啼叩閣曰明當有赦乃改南州遂作此曲○
藁砧今何在○藁砧為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夫出也

何時大刀頭問何時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時還
也○雜合詩○孔融作合其字以成文○泰山吟○
薤露歌一名蒿里行又名泰山吟○挽柩歌○漢武
時李延年分二曲以薤露送王公貴人以蒿里送士
庶人之挽柩者歌又通謂之挽柩歌○鳥生八九子
○古詞言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樹言鳥生子當嚴
今來坐樹間故為彈所殺○陌上桑○舊說邯鄲女
子姓秦名羅敷為王仁妻仁事趙王為家羅敷採桑
陌上趙王見而悅之置酒將棄焉羅敷善箏作此曲
自明不從○東門行○古詞云出東門不願歸言士

有貧不能安拔劍將去其妻止之曰時清不可為非
願共鋪糜不求富貴○君馬黃○言君馬黃臣馬蒼
三馬同逐臣馬良嘆無罪見逐也○明妃曲○明妃
即昭君晉文君諱改馬琴操載昭君齊人王穰女極
美獻之元帝數年帝未見之因單于入朝帝宴之禁
中後宮執事嬪御皆侍昭君在列酒酣帝曰欲以一
女遺單于誰能行者昭君怨帝即出請往帝見悔之
舊說不同○大垂手○言舞而垂其手亦有小垂手
及獨搖手之類○坎侯○漢武滅南越祠太一后土
令樂人依琴造坎言坎々應節也侯工人之姓因曰

坎音侯後訛為篋篋也○定情篇○漢繁欽所作若臂
環致奉拳捐環致殷勤耳珠致區々香囊致扣々跳
脫致問佩玉結恩皆婦人叙志之詞也○合歡詩○
晉揚子所作食共並根穗飲共連理杯衣同雙絲綃
寢共無縫裯坐必接膝行必携手如鳥同心如魚比
目利斷金石密膠漆也○大山小山○招隱詞本楚
聲淮南王安所作大山小山擬詩之大雅小雅也唐
劉
誅樂府
解題
煙波釣徒玄真子張志和漁歌西塞山邊白鷺飛挑
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右

釣臺漁父褐為裘兩夕三夕舡艦舟能縱擢慣乘流
長江白浪不曾憂右雪溪灣裏釣漁翁舡艦為家西
復東江上及著荷衣不難窮右松江蟹
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飡楓葉落荻花乾醉泊漁
舟不覺寒右青草湖中月正圓已陵漁父擢歌連釣車
子掘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右李德裕
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々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
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
陰正無際獨步意何如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自
三秘洞扁仙卉雕窓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

君遺右侯夫人詩

迷樓記

揚損于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日誦詩曰
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幃予孤影
後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王荆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
入五湖低
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但畫錦堂記
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
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上句居士集序
云言重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

云賢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
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
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
○讀退之羅池廟碑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
歲分候無我違輒流涕有感○晚學遽讀新唐書輒
能壞人文格舊唐詩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
高皇之嫚罵其論唐已云決江海以抹焚々收而溺
至引鶴爵以止渴々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唐庚
文錄

上陽白髮人

天寶年中花鳥使

天寶中密瑞採取
艷異者為花鳥使

撩花狎鳥含春思

滿懷墨詔求嬪御走上高樓半酣醉々酖直入卿士家
閨闈不得偷迴避良人顧妾心死別小女呼爺血垂
淚十中有一得更衣永配深宮作宮婢御馬南奔胡
馬盛宮女三千合宮棄宮門一閉不復開上陽花草
青苔地月夜聞聞洛水声秋池暗度風荷氣日夕長
眉提象門終身不見門前事近年又送數人来自言
興慶南宮至我悲此曲將徹骨更想深寬復酸鼻此
輩賤嬪何足言帝子天孫古稱貴諸王在閣四十年
七宅六宮門戶闕隋煬枝條繫封邑近古封前代子
孫為二王三恪肅
宗血胤無官位肅宗已後王
並未出閣王無妃媵主無壻陽亢陰

淫結災累何如決壅順衆流女遺後夫男作吏

白居易櫻桃詩

樟亭雙櫻樹○南館西軒兩樹櫻春條長足夏陰成

素花朱實今雖盡碧葉風來別有情

題東樓前李使君所種櫻桃花○身入青雲無見日

手栽紅樹又逢春唯留花向樓前看故々拋愁與後

人

感櫻桃花因招飲客○櫻莢昨夜開如雪鬢髮今年

白似霜漸覺花前成老醜何曾酒後更顛狂誰能聞

此來相勸共泥春風醉一場

櫻桃花下有感而作○藹々美周宅周賓客櫻繁春日

斜一為洛下客十見池上花爛熳豈無為君占年

華風光繞此樹歌舞勝諸家失盡白頭伴長成紅粉

娃停杯兩相歡堪喜亦堪嗟

履信池櫻桃島上醉後走筆送別舒負外兼寄宗正

李卿考功崔郎中○櫻桃島前春去春花萬枝忽憶

興宗卿間飲日又憶与考功狂醉時歲晚無花空有

葉風吹滿地乾重疊躡葉悲秋復憶春池邊樹下重

殷勤今朝一酌臨寒水此地三迴別故人櫻桃花來

春千萬朵來春共誰花下坐不論崔李上青雲明日

舒三亦拋我春共歸亦不生不歸歸亦不生青雲阻日
題鄭十八著作文○台州地澗一作海冥夕雲水長和
島岐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嬾
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
岸北結愁亭賈生對鵬傷王傳蘇武看羊陷賊庭可
念此公憶直道也霑新國用輕荆補衡實恐遭江夏
方朔虛傳是歲星窮巷悄然一作車馬絕案頭乾死讀
讀書螢一作不若十具出上亦微數道無一作苦
寒雨朝行視園樹○柴門雜一作擁樹向千株丹橘黃甘

此地無江上今朝寒一作雨歇籬中秀色画屏紆挑蹊
李徑年雖古拖子紅椒艷復一作殊錄石藤梢元自落
倚天松骨見來枯林香出實垂將盡葉帶辭枝不重
蘇愛日恩光蒙借貸清霜殺氣得憂虞衰顏動覓藜
牀坐緩步仍須竹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
楚山隅

清明二首○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
羽衝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
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常懷賈傳并依
然虛霑一作鮒一作舉為寒食實藉君平賣卜錢鐘鼎山林

各天性濁醪廉飯任吾年○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
偏枯半耳聾寂々繫舟雙下淚悠悠々伏枕左書空十
年蹴鞠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旅雁上雲歸紫塞
家人鎖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烟花裏漢主山河錦繡
中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

文章奪脂換骨○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
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粒點鐵成金
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
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斤霹靂夷車人有遭之心驚
膽破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

一作四顧山川

水開葭菼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
耶但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本處公作黃夢舛墓
銘稱夢舛哭其兄子庠之詞日子之文章電激雷電
雨雹忽止闌照滅浪公嘗喜誦之祭文盖用此耳夢
舛所作雖不多見然觀其詞句多奇可喜正得所謂
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實態如此此固非
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冊亦云雲與天際歟
然若車蓋凝虛未瞬滌漫灑霽驚雷出火喬木糜碎
殷地藝空萬夫皆慶雷練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
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一意前輩作者

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者即此便可及三
隅矣黃大智與雷楚四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二拙沈存中記穆脩張景二
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與各
記其事以較二拙穆脩曰馬逸有黃犬過蹄而斃張
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當為優然存
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予觀鳩摩
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護曰大衆圍團坐弩目看世
尊羅什即云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不惟語工亦自省
力即此可以見才之長短

為文妙在掩抑頓挫○予自學琴而得為文之法文
章之妙處在能掩抑頓挫令人讀之疊々不倦韓退
之聽穎師琴詩曰昵々兒女語恩怨相尔汝劃然變
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柙紫無根蒂天地濶達隨飛
揚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
一落千丈強此頓挫法也退之與李翱書應用其法
云僕之家本窮空重過攻劫衣服無所得芥生之具
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携此將安所歸托乎捨之入
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且下將安以為我謀哉
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

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
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又云所貴
乎京師者得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
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皇於其中能上聞而下
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
無所損外無所繼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
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
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污而
處其所可樂哉大略如此觀其筆力覆仰頓挫文理
粲然與穎師琴詩何異

作文須題外立意○文章須用於題外立意不可以
尋常格律自窘東坡常有詩曰論画以形似見與
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便是文字關紐
也予亦常有和人詩云蛟蛸巧織在深泉不與人間
機杼聯安知妙在筆墨外第一莫為醒者傳竊自謂
得公意但不知古人多少

觀人文章○文章雖工而覩人亦自難識知梵志翻
着禮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
文章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傳奕言五帝三王未

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
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
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其禁主庸臣倭政虐祚短事佛
致然愈特敷衍其語耳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
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之惑深也愈至潮州上
表哀謝憲宗曰合成我得謂事佛則年代不永誠不
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為明
帝死為明神預成之廟名為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
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不忌也使愈當此時庶其
說得行哉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歐文多擬韓作○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
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久
文似祭薛中丞文書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予
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
非但效其句語而已

蘇黃文妙一世殆是天才難學然尚有蹊徑可得而
尋東坡教學者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
矣又或令讀擅弓上下篇魯直亦云文章好奇自是
一病學議論文字須取明允文字觀之耳并熟看董
賈諸文又云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

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警拔巧女繡妙
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可作錦觀其所論則知
其不苟作不似今之學者但率意為之便以為工也
世人好談蘇黃多矣未必盡知蘇黃好處今毛詩國風
與楚詞擅弓俱在不知當何如讀曲折處當復何如
蘇黃之作文復何如李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
傳也然雖知如是與其遠想頗牧不若暗合孫吳便
是蘇黃猶在

蔡君謨作泉列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予謂
剩却六字蓋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欄矣不
當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為贅吾叔可用云前
稱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以字未穩凡言以者
如左氏所謂能左右云也橋之訖功豈可以人意左
右之哉予曰似此細看便無全功只如繫指于淵梁
空以行是橋皆如此亦可刪矣蘭亭序豈非佳作然
天高氣朗不合時景絲竹管絃語又重複故不得入
選乃知文章之病古人未免也
文章以氣為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
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
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韓退之詩云謂押韻之文

耳然自有一種風韻如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在
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在東偏當晝日在上我坐中
央鳥不知者便謂無工夫蓋是未窺古人妙處耳且
如充杜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直枝低此又
可嫌其太易乎論者謂子美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
瀟灑對浮沈便有關々睢鳩在河之洲氣象予亦謂
淵明藹々遠人村依々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鷄鳴桑
樹顛當與幽詩七月相表裏此殆難與俗人言也予
每見人愛誦影搖千丈龍蛇動身撼半天風雨寒句
以為二此與見富家子弟非福相但未免俗耳若霜

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韻不侔也
達此理者始可論文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猶見工夫觀公
內制集序云若天_下竹簟之暑風曝_下苜蓿之冬日睡
餘友枕念昔平生願瞻玉堂如在天上乃知公不獨
用之于詩也予三復此詩併誦淵明歸去來辭云舟
遙々以輕颺風飄々而吹衣向征夫以前路恨晨光
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
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
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又云

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中車或掉孤
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荣泉
涓涓而始流因思乎文中時復作四言句相間錯成
文又益奇也

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
李白詩詞迅快無踈脫處然其識汗下十句九句言
婦人酒耳予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
氣當遊戲萬物之表其於詩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
酒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々有酒謝安石每遊山
必携妓亦可謂之其識不高耶歐陽公文字寓真高

遠多喜為凡月間適之語蓋效太白為之故東坡作
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此未可以優劣論也黃
魯直初好作艷歌小詞道人法秀謂其以筆墨論淫
於我法中當墜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甚作以魯直
之言能論淫則可以為識汗下則不可

詩中有俱指一物而下句不同者以類觀之方見優
劣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
茱萸子美云好把茱萸子細看此三句皆言茱萸而
杜當為優又如子美云魚吹細浪搖歌扇李侗云魚
搖清影上簾櫳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行此三句皆

言魚戲而韓當為優又白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李
賀云桃花亂落如紅雨王勃云朱簾暮捲西山雨此
三句皆言雨而王當為優學詩者以此求之思過半
矣

予與林邦翰論詩及四雨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
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簾暮捲西山雨
多少豪傑予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笑
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蒼葡萄花而荆公以為
總不似院落深沈杏花雨乃似閣提花邦翰撫掌曰
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予嘗與僧惠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疲摧○○皆能
詩然嘗病其太清予因贈東坡陸道士墓誌坡嘗語
陸云子神清而骨寒其清足以仙其寒足以死此語
雖相法其實與文字同一闕捩蓋文字固不可俗亦
不可太清如人太清則近寒要非富貴氣象此固文
字所忌也今觀二僧所謂其清足以仙其寒亦足以
死者也空云吾往在豫章後李商老遊一月一論至
可師處商老曰可詩句句是廬山景物詩○○廬山
不知當道語等亦以為有太清之病予笑謂空商老
此論毋乃暗合孫吳耶

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世傳以為戲然文中要自有詩文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法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暢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儻而散句之中暗有声調步驟馳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如法吾所謂無出韓杜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退之之畫記觀其鋪張收放字字不虛但不肯入韻耳或者謂其始自甲乙非也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於韻語不堪

讀而以退之之詩但為押韻文者果足為韓杜病乎
文中有詩文中有文當有知者領予此語

文人自是好相採取韓文杜詩踰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耳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於不露筋骨此除是倒用大司農即手段始得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

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是其所長
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
濶視於綴述墳場者子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但
雷同稱述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
默喻蘇林不與以文體為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為四六自歐陽公始
抑以文體為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為四六自歐陽公始
陳善啓顏錄慮思道嘗與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
知禮白思道曰自許編苕疾嫌他織錦遲
沈世坦謝美人製魚書甚旨一時傳誦中有云製楚

江之鯉裁越國之綾造化杳冥出茲針線鱗甲鬚鬣
成彼丹青雖彈鋏之心聊作傳書之使素手得蒙
一水寧碎鮫室啣珠絲毫尚點雙睛尚異龍門燒尾
註曰昔揚隱之女有仙術與父爭衝隱之以土撚作
小丸散土中即生梧桐數株枝葉青葱女以素綾剪
小魚一沾水即躍去共為笑樂忘其貧約顧士思少
時見隣家捕魚恒買放之一日有美男子叩門贈以
明珠曰此鮫室上珠報君活我士思後為吏部郎沈
明遠画一魚不點雙睛嘗戲詭人曰若點當化龍去
有一童子拓筆試點沈叱之魚已躍去矣欲詰童子

失其所在鯉魚躍龍門必雷神典燒其尾乃得成龍

文苑真珠

李易安賀人學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

仲兩指之侶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王剖雙

璋錦挑對祿註曰任文二子寧生德卿生于午道卿

生于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毋不

能辨以五綵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文粹拾遺已上元伊世珍瑯嬛記

申豫作詩文恒繞室而走得一佳句便拍案大呼人

謂其足下有文章採蘭雄志同上

後魏曹彰性個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

彰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

馬名白鵲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絃歌焉元林坤誠商雜

記○唐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

穴詩人同上

司馬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

十萬言晉張輔用此論優劣云

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

愈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弘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

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懿宗曰朕生得

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

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太史令傳奕上疏請除佛法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
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途謬張六道
恐喝愚民詐欺庸品又云生死壽夭由于自然刑德
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皆矯云
由佛又云降自義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
祚長年永漢明帝始立胡神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
庸臣佞祚短政虐云々韓退之論佛旨奏蓋廣傳奕
之言也故表出之
子由云子瞻讀書有典人言者有不典人言者不典

人言者典輟言之而謂輟知之世稱蘇氏之出于檀
弓不誣矣
柳子厚云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為病然
而萬一離婁子而眇然視之不若無者之快也予謂
惟文章英發前無古人者益當兼佩斯言矣
柳子厚云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
間名山水而列者以百數永最善以妙語起其可遊
者讀之令人脩然有出世外之意然子厚別云永州
子楚為最南狀與越相似僕憫則出游々復多恐涉
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則畏射

工訟含怒竊發動成瘡痍子厚前所記黃溪西山鉅
鈿潭袁家渴果可樂乎何言之不同也

東坡江行唱和集序云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
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實充
滿勃鬱而見于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予為文至
多未嘗敢有作之之意時東坡年方冠尚未第其有
發于文章已如此故黃門論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
也

退之于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昔
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列周天子實命其史臣

克作為駟馱泮閼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其用
詩之法如此如曰前進士上宰相書解釋菁々者莪
二百餘字蓋必作也

柳子厚記其先友于父墓碑意欲著其父雖不顯其
交游皆天下偉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見其所
長者可矣及從而譏之之不少貸何也是時子厚貶
永州又喪母自傷其葬而不得歸也其窮阨可謂甚
矣而輕侮好譏議尚如此則為尚書即時可知也退
之云不自貴重者蓋其資如此云

柳子厚書段太尉遺事解佩刀選堯曠者一人持馬

至郭晞問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頭來矣
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
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邪
文用助字押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複擅弓曰南宮縚
之妻云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范公而髮蒼
々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愚
溪惜楊梅之用莊子太多反累正氣東坡早得文章
之法于莊子故于詩文多用其語

讀司馬子長之文范然若與其事相肖戾如言人民
樂業自年六七十公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

兒狀何屬于律書也伯夷傳者曰余登箕山其上有
許由冢云意果何在下用富貴以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等語殊不類其
所以為閎深高古者歟視他人拘々窘來一步武不
敢外其事者瞻智甚薄也唯杜子美之于詩似之
魯直以晁載之閎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云晁
君騷辭細看甚奇廉信其家多異材邪然有少意煩
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為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
為奇恠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
直云尔非為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

磨之語可耳予謂此文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
出之荆蓋出王介甫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
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申公
稱之荊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
故荊公後脩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
云老蘇公云學者于文用引證猶訟事之用引證也
既引一人得其事則止矣或一人未能盡方可他引
歐陽公謂曾子固云王介甫之文更令開廓勿造語
及摸擬前人又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謂梅聖
俞云讀蘇軾之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

出一頭地也又曰軾所言樂乃脩所得深者尔不意
後生達斯理也歐陽公初接二公之意已不同矣
楚詞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親見之尚不得其彷彿
况其下者唯退之羅池詞可方駕以出東坡謂鮮于
子駿之作追古屈原友之過矣如晁无咎所集續離
騷皆非是
韓退之之文自經中來柳子厚之文自史中來歐陽
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蘇公之文英氣多和氣少蘇
叔黨為葉少蘊言東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
十二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偉于武王非

聖人之論者乎
予客長安藍田水壩一墓得退之自書薛助教誌石
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挾一矢石本乃指一矢為妙語
又城中有發地得小狹青石刻瘞破硯銘長安又得
退之李元賓墓銘殷季展書校印本無友人博陵崔
弘禮賣馬葬國東門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銘云已
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為哉石本乃
意何為哉益嘆石本之語妙歐陽公以下好韓氏學
者皆未見之也
歐陽公乞致仕表云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

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畊田歌咏太平之樂客有
面嘆其工緻平淡者公曰也不如老蘇秀才有田一
廬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復將何求蓋蘇明允謝官牋
中語公愛之尚不忘耳
本朝四六以劉筠揚大年為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
故曰四六然其敝類俳語可鄙歐陽公深嫉之曰今
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必為進士時不免作自
及第遂棄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職當作亦不
為作也如公之四六云造謫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
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就

不聞而掩耳俳語為之一變至蘇東坡于四六如曰
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三十
餘年而定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
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以滌之偶儻
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則已矣
程文簡公又元白官止縣令以文簡貴贈太師類無
可書歐陽公追作神道碑至九百餘言世以為難韓
忠獻公魯祖惟古無官以忠獻貴贈太保益無可書
李邦直追作神道碑至三百餘言其文無一賸語世
尤以為難也

曾南豐讀歐陽公畫錦堂記來治于相真州東園記
泛以画舫之舟二語皆以為病
真宗嘗問揚大年見此紅兒詩否大年失對每語子
孫為恨後諸孫有得于相國寺庭雜賣故書中者蓋
唐末羅蚪羅鄴羅隱兄弟俱有文時號三羅蚪登蚪
從事坊州有營妓小字紅兒先為群將所嬖人不敢
近蚪亦悅之郡將不能容蚪棄官去然于紅兒猶不
忘也擬諸美物作比紅兒詩百首事出摭言亦略見
太平廣記中大年不知何也
錢昭度有食梨詩云西南片月充腸冷二八飛泉繞

尚寒予讀樂府解題并謎云二八三六飛泉仰流蓋二八
三八為九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為井字
李士寧蓬州人有異術王荆公所謂李生坦蕩之所
見實竒哉者士寧贈荆公詩多全用古人句荆公問
之則曰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又問古有此律
否士寧笑曰孝經孔子作也每章必引古詩孔子豈
不能自作詩者亦所謂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
也荆公大然之至辭位迂覲音院題薛能陸龜蒙二
詩于壁云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一覺夢中身殷懃
為解丁香結放出技頭自在春蠟屐尋認旧蹤隔

溪遙見夕陽春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
用士寧體也後又多集古句如胡笳曲之類不一
潘邠老云花安鶯梢蜨溪喧獺超魚安音墮乃韻邠
老不知秦音以落為安上声如曰雨安花安之類少
秦人也

少陵陶冶性情存底物本顏之推至于陶冶性情從
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
杜審言字必簡子美大父也景龍初為國子監主心
傅和章承慶山莊詩五首運轉危峰碧橋斜缺岸妨
玉泉移酒味石髓換粳香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

猶言行樂少別向後池塘攢石當軒倚懸泉度牖飛
鹿麝銜妓席鶴子曳童衣園果嘗難迺池蓮摘未稀
卷簾先待月應在醉中歸携琴遠碧紗搖筆弄青霞
杜若幽林草芙蓉曲沼花宴遊成野客形勝得山家
徃々苗仙步登攀日易斜野真城中發朝英物外求
情懸朱紱望契動赤城遊海燕巢書閣山雞舞畫樓
雨餘清更晚共坐北窗幽賞翫奇他日高深處此時
地為八水背峰作九山疑池靜魚偏逸人閑鳥欲欺
青溪苗別與更與白雲期味其句法知子美之詩有
自云真文新香當

杜祁公齒落詩有剛須饒舌在寒不為唇亡之句時
年八十其警策尚如此

杜子美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王子韶云無風谷
名不夜城名嘗親至其地如李義山錦瑟詩莊生曉
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莊生望帝皆瑟中古曲

名

已上邵氏聞見
後錄宋邵博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人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
適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尔子瞻作呂申
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
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拾律超然固不可及劉丞相

萃老曰以詩賦知名晚為表章尤溫潤閑雅青州謝
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于古人然功烈如
此其卑終難收于士論何傷其用經語也自大觀後
時流爭以用經句為工于是相與哀次排比預蓄以
待問不問其如何粗可牽合則必用之雖有甚工者
而文氣掃地矣

薛暑
錄話

作文不憚屢改○自昔詞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窮
歲月十年成一賦者白樂天詩詞疑皆衝口而成及
見今人所藏遺稿塗竄甚多歐陽文忠公作文既畢
貼之墻壁坐卧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遠嘗於

文忠公諸孫望之處得東坡先生數詩稿其和歐叔
弼詩云淵明為小邑繼圈去為字改作求字又連塗
小邑二字作縣令字凡二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銖兩
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若如
初語未免後人疵議又知雖大手筆亦以一時筆快
為定而憚於屢改也

春緒
紀聞

文意相類○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
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外題兄子庠之辭云子之
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泯滅歐公喜誦之遂
以此語作祭蘇子美文云東坡跋姜君弼課策亦云

云張文潛雨望賦云飄風擊雲奔曠萬里一蔽率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氣既定盛怒已泄雲逐々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皆同此一機括也

用事切當○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壽德宮置酒詩為樂後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為三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為光宗宮僚

時寧宗已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歲禹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嘉熙乙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祀文學士李劉功府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己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婦馬牧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擾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則謂失之

俳耳

已上齊東野語
齊人周密公謹

作文之法先觀時節次看人品又當玩味其立意如退之作桺子厚墓銘自士窮而見節義三四十言皆自道胸中事如東坡韓文公廟碑有云匹夫為百世

師一言為天下法此豈非東坡之自課乎或者議退
之不當作符讀書城南與原道出二手

貴耳錄宋鄭州張端義

隱語○古之所謂庾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玉
篇謎字釋云隱也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
自漢仕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
自此雜說所載間有可喜今擇其佳者著數篇於此
以資酒邊雅談云 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
半邊上有可畊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
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
月明月兩相連 水玷云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

不平吾與汝平

日謎云畫時圓寫時方寒時短

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魚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
便是這箇謎 涂物霞頭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
塵一朝解塵縛見姓自分明 持碁云彼亦不敢先
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
不死不生 字點云寒則重々疊々熱則四散分流
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不見在村裏市頭不見在
市頭 印章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文章儒雅有
時滿面紅妝常在夙前月下 金剛云立不中門
行不蹈閻儼然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矣

蜘蛛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又
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拄杖云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尔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
用彼 水履云可以說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
命遇剛則鏗尔有声遇柔則沒董無怨 蹴鞠云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墨斗云
我有一張琴絲絃長在腹時々馬上彈々盡天下曲
打稻耖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 夾註書云大底不曾說小底常是說大底
若要知得大底事須去仔細問小底

元夕燈球云我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丸
臨夜茶酒下 日曆云都來一尺長上面都是節
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 手指云大者兩文小
者三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 水中石云小時大
大時小漸々大不見了或以為小兒顛門
手中云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
面 接果云斫頭便斫頭却不教汝死拋却親生
男却愛過房子 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
人皆載子瞻帽 統仲長 君實新來轉一官 遷馬門狀送
還王介甫 謝安 潞公身上不曾寒 溫彥 又有以古詩

賦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八千兵散楚歌声無
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羞向東吳再起兵無然此近俗
矣若今書會所謂謎者尤無謂也齊東野語
循陔○東哲補己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南
陔厥艸油々彼居之子色恩其柔春憲庭闈心不遑
留馨尔夕膳潔尔晨羞

故都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為謎
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白傅詩曰綠浪東西南北路
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曰三十六所春宮
馥一夕香風送管絃鼉以道詩亦云煩君一日殷懃

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為謎矣老學庵

世多言白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為問
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
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似春風相欺得夜
來吹折數枝花亦後入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
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輒讀其膀曰大廝國寺傳以為
笑同上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
客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
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鄴懷中

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
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
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
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々茫然不能知况
僧寺夜半鐘乎同上
大仙筆詩○客有降仙者余心疑其捧箕者自為之
因命題賦筆且令作七言律詩頃刻輒就云兔出山
中骨欲仙何人拔穎纏尖圓拙夫堪笑堆成冢豪客
曾同掃似椽窓下玉蟾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當
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縱使人為其速亦

不可及也

登卯春癸
辛雜識

銀花○劉夢得詩銀花垂院幕翠羽撼條鈴王禹玉
和賈直孺內翰銀花無奈冷瑤草又還芳蘇味道元
霄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鎖鑰開群仙錄姚君上昇之
日天雨銀花繽紛滿地宋之問雪中應制瓊章定少
千人和銀樹先舒六出花癸申
雜識

文選○文選所收多濃郁蕭亭簡曠自所不取或曰
天朗氣清似秋或曰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諸公又曲
為辨俱揣摩之見文選五臣註呂向字子
汪
列人玄宗朝官主客郎中以李善註為繁自與呂延

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為解今稱為六臣云湯幢小品
韓文○韓昌黎之文本之于經而得法于孟子昌黎
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々々授之孫可之
々々沒其法中絕後王臨川得之獨深而邊幅稍狹
可之有集在秘閣至武宗時稍錄于人間

啓戲○侯總戎元名一歸家買田于文定公作中皆瀦
水不畊訟于宮文定公作啓戲之伏以龍韜帛畧方
圖秉耒之畊雀角鼠牙遽速穿墉之訟堪為捧腹未
足介懷恭惟大將軍戲下望振百蠻威宣九塞拂衣
玉帳歛攘夷安夏之才袖手青山為問舍求田之計

本覓永麻之野翻成煙水之鄉注々千頃之波惟見
浴鳧而飛鷺閔々三農之望虛聞佩犢而帶牛已懸
罄於橐中尚輟畊於隴上及勞訟牒致見比追陶令
尹之西疇孤舟可掉王將軍之武庫束矢何充魯魚
批亢之能可効弄丸之解料無負三尺之法律亦何
傷八面之威凡聊陳奉慰之辭自釋作愧

文字簡古○因朝諸藥大約流毫者為多其號稱簡
古惟崔仲鳧文集盛行次則桑民懌有集數卷序金
文靖前後北征錄凡四百餘言中謂宣王淮北之伐
謂定師師定者理高祖平城之役為湯師々湯者挫

隋唐高彞之行謂荒師在滏主則亂在英主則挫宋
太宗收復幽州謂之棘師棘則不支我太祖為滌
世之師太宗為繼武之師其題朱清花園堂侍中二
句云可怪名花真勢利東家傾覆西家去大有情致
今之不為名花者寡矣

文冗長○文之意短長疎密各有體制皇甫湜為裴
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長亦已甚矣事未必
真蓋後人欲誇潤筆之多而曰字三律何遇我薄則
其態可知已凡讀古事尚以時論以理推
楚志繇至四千餘字廣東志序則二千四百八十四

字

文照顧○叙事文雖細碎極要照顧如賊得王人胥
之必曰事我富貴可得而唐書張真傳作史思明語
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愛高壽屈節二字豈像思明
口中語邪景文之病大都如此不直替易生拗而已
有作李太白詞碑而甚訾老杜曰同于遇主自
足枋榆避地三川依人轉側卑棲待哺不異鷓鴣猥
云憂國憂民許身稷契浸假而當一官受一事即啜
啾奚益焉夫文字中毀桀譽堯已非况罵堯以譽舜
乎
某公作其尚書墓誌所引前後諸大臣凡三

十餘人皆稱其字夫前人有各者尊之稱其號或字曰某某先生蓋舉世所共知共曉者以為重然不過間一及之或引證或點綴以盡文之變其他庸々者即貴至三公數至千伯人何足有無而人亦安知某之為某也

文淫妖○布衣王彛字宗常有操行為文本經術會稽揚維禎以文主盟四海彛獨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詆之洪武初召修元史

文竒字○林鉞字克相閩人與鄭善夫同時鉞為文好用竒字令人不識然字非素習等臨文檢古書日稍久或指以問鉞々亦不識也官至御史武林近時有虞淳熙字德園亦如之官吏部郎隱西湖不出上已換字○近日名家文字多用換字法其計無復之則曰俚之黽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异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殊字代死字古稱殊死乃斬首分為二也奉母改作奉妣々指已死者而言上已

石蓋太虛之雲無心而空谷之響無跡要未易窺敵
乎之碁而訾折齒之屐也此贊得實得韻乃安石千
古知己

笠屐圖贊○王文恪公作東坡笠屐圖贊極佳其辭
曰長公天仙謂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抗
州吾因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厓僭耳絲波汗
漫乘桴之遊平生竒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著
屐亦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
何其如予何

河畔雪○唐許渾詩河畔雪飛揚子宅海邊花發粵

王臺漢議即揚字字孝元嘗樹河南五鬣松於廣州
北岸詰在列傳今下渡頭村前即其故宅也越本無
雪至此乃降城南民有張瓊者掘地種萋得一磚云
揚孝元宅瓊以為瑞因踰南雪自是聰悟漸能賦詩
宋祖凌敵○南宋劉氏諸帝稱祖者裕高祖義隆太
祖或世祖許渾詩宋祖凌敵樂未回三千歌舞上層
臺蓋指或而云或荒淫殘忍歿而稱祖者因討平逆
劬追尊義隆為太祖以為功故後人亦因而尊之
也臺基今尚在采石駁渾者認為高祖裕謂清儉寡
慾無凌敵樂事是矣而實未通查且謂一朝必一祖

亦不料宋之有三祖也

十幅紅綃○韋楚老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沈存中
駁云十幅紅綃為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
此真可笑古人但引成數亦必定曰三十幅耶
殺妓百詩○羅虬官鄴州從事隱之弟乘醉殺官妓
杜紅兒作詩百首傳於世紅兒直得一死矣

王梅溪詩○樂清之東地名左原中有古井深數丈
時冬旱水枯井僅盈掬有女子數人提甕而汲綆絕
甕墮俄有男子銳然解衣入井取之甕而石陷声震
山谷井深石重咸謂壓者必齏粉矣越三日事聞于

邑尉周以職事來環井而視惻然嗟悼命役夫具畚
鍤扶石取體將以葬焉自且逮午猶未及尸俄而役
者驚相告曰井底有聲其鬼物乎周曰此陷者不死
須吾以生於是捐資募出之衆力爭奮頭顱稍露而
語可辨矣土石撼動勢將復壓救者驚潰周乃整衣
焚香叩井而拜命工植板以捍石危墮益以緡錢啗
役夫俾蹈死以救時尚未飯吏以進卻之曰必活人
而後食日沒井昏繼之以燭用長綆繫衾挽而出觀
者數百人謹呼震動嗟異之梅溪目擊其事作詩一
篇以紀周名邵字嘉成婺州永康人

君不見溫公年方髫髻時奮然擊甕活小兒至今遺
事在圖畫活人手段良可奇又不見耿恭昔年困疏
勒孤城鑿井踰千尺整衣一拜精神通俄頃枯泉飛
為液樂清有地名左原地幽井古知幾年一朝蹈溺
誰氏子萬石壓肥沈黃泉路隔幽冥生望絕三宿沈
魂豈能活鬼神莫救功莫施天遺仁人為之出彩旆
來臨驅五丁抉石求屍俄有聲頭顱半露語未辨人
疑鬼物相視驚拯溺辛勤功未果土地石款紛欲墮
爭言陷者不復生救者徒遭顛壓禍梅仙惻然臨井
旁焚香再拜祈彼蒼散金募衆蹈死救手植板幹加

隄防土石相銜危不倒蘂粉餘生僅能保須臾奪命
鬼窟中萬口謹呼喜填道翕然輿論咸竒公異事行
將達帝聰感物誠居耿恭上活人手段共溫公同况
公才學俱超絕更隱那能久淹屈使君前日飛鸞章
泣事詳明已廉潔鯁生桑梓居此間具書目見非妄
傳太史採詩僅見取願付銀筆書青編將見大書特
書屢書不止此史筆芬香此其始

挂下十二子詩○竹子脩井子深梅子先挂子蒼蘭
子 昌陽子仙黃子嘉丁子素柳子春槐子夏菊子
秀黃子野 有詠史詩一百六首自伏羲至周世宗

臣自由余至有徐有功

劉後村詩○後村詩自葛弘至劉蕡為十臣尹伯奇至唐寧王為十子伯夷至司空圖為十節許由至汾子鈞者為十隱荀卿至王通為十儒孟之及至劉琨為十勇廣成子至孫思邈為十僊瞿曇至誌公為十釋衛姜至慮江小吏妻為十婦台南媵至綠珠為十妾毛遂至周戴為十豪鬼谷子至荆通為十辨墨翟至李衛公為十智韓起至桑維翰為十貧尹氏至馮道為十儉蒼伯至張承業為十嬖神農至韓伯休為十医巫咸至袁天綱為十卜項它至阿買為十穉漆

室女至靈照為十女各五言四句寄意而已其臚列未當也

白櫻桃詩○櫻桃有白者韋莊詩云王母階前種九株水精簾外看如無只應漢武金盤上瀉得珊瑚白露珠

雙頭蘭詩○金似孫植蘭干庭自號蘭庭其蘭忽開花雙頭吳應奉為之賦詩金和云手種盆蘭香滿庭間來趣味獨幽深敢誇雙萼鍾奇氣祇恨孤根出晚林長倩生男不得力滕公有女謾縈心援琴欲和春風曲却對騷魂費苦吟

西京雜記長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全男女各二故其詩云然

瑞栢詩○嘉靖二十年瑞峯陸太學庭中盆栢重樓
並蒂同群太史程文德詩云何處盆栢有異花銀臺
仙吏陸君家已知多子非凡種今見丹心更瑞葩並
蒂紅葉慚艷態重輪赤日擁青霞知君世德原忠孝
苗福層々正未涯餘姚都督僉事孫堪詩云炎夏繁
朱英柔枝解魚力烈々 秋風昭々露裛赤

野叟詩○揚文懿公守陳其先未有仕者至公與弟
守陞守隨相繼發解父子兄弟同朝者七人居第在
縣南鏡川有野叟作詩一律獻公云昔年曾向北中
過門巷幽深長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

登科將軍曹氏墳連隴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
新第宅煙波緩棹聽絃歌公歎賞不已謂叟曰君詩
誠吾家傳也珍藏貽後欲飲食厚餽之固辭而去
詩句○呂紫薇詩云春盡茅簷低着燕日高田水故
飛鷗其滕王閣詩云小艇元從天上來白雲自向杯
中落 張之翰有鏡燈詩云一池鉛水藏真火半
夜金星犯太陰人呼為張鏡燈

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王右丞詩也允文用為
門聯余曰子出門纔得幾步乃用此惟永樂中蔡庸
戎士也年二十餘于萬全獨洲洋為賊所俘至日本

投其國僧祝髮為浮屠久之乘間泣言母老在堂僧
惻然白其主得釋遂率其徒賦詩名萬里一婦人卷
以贈之及歸母尚無恙而庸已七十餘矣

處士和韻○顧榮吳人晉名臣也今吳人亦有顧榮
字大頭以處士稱能讀書教授里中有兩尊宿人無
敢抗榮典接一日為百韻詩馳云立索和困之榮不
視令門人唱韻倚席趣成還報詞又贍美兩人大驚
有惡少酬酒拾傷之點不校他日遇諸塗其人愧匿
呼共揖或曰巽且遇矣榮曰向彼為酒使耳即求以
報不讐酒乎儉朴惜福鄉人愛重之孫雲鳳進士守

京兆有名今駐常熟之顧墩

作詩送券○江西趙尚書典常省元園相近百計取
之一日常作詩及券送之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
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
蘭亭禊事今非晉桃洞仙人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
客問君還有幾年春尚書慚歸其券

四喜添字○相傳有四喜詩曰早逢甘雨他鄉遇
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掬掛名時隆慶戊辰科有以教
官登第館選者吾師山陰王對南師相戲曰四喜只
五言未足為喜當添二曰十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

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某公大笑曰莫說々々
是教官金榜掛名時了聞者絕倒壬辰科閩翁青陽
正春以教官登第賜第一甲第一名余同館黃平倩
戲曰四喜七言猶未了當當于後再添三字衆問之
曰第一句添曰帶珠子二曰舊可見三曰選駙馬四
曰中狀元翁聞亦解頤

誕妄○姚嗣宗題崆峒山寺與張元雪詩宋人以為
奇而誇之姚曾入希文幕府亦一無表見此等事皆
庸流不得志者作誕妄語欺人可唾原不足稱詩或
者乃以此等人為豪傑可用善乎袁盎之言曰夫吳

安得豪傑而用之使吳有豪傑之士則勸王不及矣
皇祖母孝惠皇太后邵氏知書有容色杭州兵家女
也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揮聘之已上馬迎矣
墜而死其父充漕卒携至京師成化中選入掖庭居
別院未得進嘗賦詩曰宮深沈々滴絳河繡鞋無
怯春羅曾將旧恨題紅葉惹得新愁上翠蛾雨過玉
堦秋氣冷風搖金鎖夜声多幾年不見君王面咫尺
蓬萊奈若何詩成微噓憲宗步月過院聞而異之遂
召幸焉生與王是為睿宗獻皇帝配蔣妃實生世宗
肅皇帝世皇既正大統時以貴妃在宮中尊為壽安

皇太后元年十一月崩上謚孝惠其弟喜封伯欽陽
為其父造墳杭州極壯麗費可十餘萬所稱邵王墳
者是也

荆軻墓在郟陽縣東數十里臨川仇福題詩曰荒村
古廟祀荆軻立馬斜陽感慨多可惜壯心為國許堪
嗟七首奈秦何九泉已負燕丹死千載空悲易水歌
洛葉滿庭香火冷頽垣寂寞翳煙羅羅羅

韓退之○舊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為魏晉已
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
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

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
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桺宗元為羅
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
為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
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繁冗不當叙事拙
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翱書曰昌黎
韓愈僕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
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
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舊史謂愈為紕繆
固不足責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書時名位

猶未達其末云昨弟來欲度及時于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梵若此遊宦謂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耳但實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征淮西請愈為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復前此也

客齋一筆

孟子書百里奚○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欤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精思之則益也予讀孟子百里奚一章曰魯不知以食牛于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

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闡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為溫夫輩言也

韓柳為文之旨○韓退之自言作為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閎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為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屬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堯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韓柳為文之旨要學者

宜思之

李習之答朱載言書論文最為明白周盡云六經創
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
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
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如上有岱華嵩衡
為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續有濟淮
河江為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為其尚異者曰文章詞句奇
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為通而已溺於時者

曰文章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
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有所偏
滯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辭句怪
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
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俗傳太公
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
否易與難也憂心悄悄愠于群小非對也遭閔既多
受侮不少非不對也朕望諛說殄行震驚朕師菀彼
桑柔其下侯甸將來其劉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十畝之間兮桑者閑兮非難也六經之後百家

之言與老聃列莊至於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之文
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
文宜不能傳也其論於文者如此後學宜志之
魏鄭公諫語○魏鄭公諫止唐太師封禪中間數語
引喻剴切曰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
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
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疾苦雖已又安未甚
充實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奪此語見於公
諫錄及旧唐書而新史不載資治通鑑記其諫事亦
刪此一節可惜也

七發○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廉旨腴詞上薄騷些
盖文章領袖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
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
惲七命之類規做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
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柶子厚晉問乃
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
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
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
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
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穎

傳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為可惟柳
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為戲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草
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瑤葉嘉陸吉諸傳紛紜雜沓
皆託以為東波大可笑也

漢書用字○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云亦死舉大計亦
死等死死固可乎又曰戍死考固什六七且壯士不
死即已死昂舉大名耳疊用七死字漢書因之漢溝
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
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
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

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
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為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
到也

論韓文公○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
韓公之文各極其勢劉之語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
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蜩蟬草音手持文柄
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存三十餘年聲名塞天
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不讓撥
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
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又云公每以為自揚雄

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嘗効前人之言而固與
之並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為法皇甫
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挾經之心執聖之
權尚友作者改邪能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
今無有端涯鯨銜春厯警耀天下粟密窈眇章安句
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又云屬
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焯々烈々為唐
之章又云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拖於灌激或爽
於用此論似為不知公者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
蔚然而帟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

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
推高韓公可謂盡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
其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
以參天地之化闡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
歷唐正觀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
然從公復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
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
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帟豹者大哉言乎上已
文煩簡有當○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
前其文則省於舊夫文貴於達而已繁典者各有當

也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戒奴各三從大將軍護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戒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書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戒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戒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可喜

自用杜句○杜子美詩云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蔡君謨帖○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為諫臣與今之為詞臣一也為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疎今無是為世人見親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居臺諫者為人所疎如此今則及是方為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從他局可張爵羅凡俗媮薄甚矣又有送荔枝與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閩中荔枝唯陳家紫號為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閣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禮蓋如是今之不情苛禮吁可厭哉

親王典後官往還○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為穎王時封還李受門狀者狀云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曰台銜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穎王名謹封名乃親書其後受之子覆以黃繳進故藏于顯謨閣先公得之於燕始知國朝故事親王典後官往還公禮如此

為文矜夸過實○文士為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摘摭星宿遺義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

編魚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諸如日月也二雅編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送孟東野序○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夔假於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平也

二疏贊○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與以法馭人殺蓋韓揚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

々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
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盖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
又三年揚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元恙盖先生文
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
孤突言詞有味○晋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以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載孤突所
歎八十餘言而詞義五轉其一曰時事之徵也衣身
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
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時卒
閔其事也衣之奄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

其四曰服以遠之時以閔之其五曰奄凉冬殺金寒
玦離其宛轉有味皆可咀嚼國語亦多此體有至六
七轉然大抵緩而不切

蔡君謨帖語○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
曰衰啓歲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
其於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聞年來
補治有方當愈強健果如何哉衰於京居尚苗少時
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壞之極今因樊都宮西行奉
書尚動靖不一一衰上子華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
情厚初無寒溫之問寢食之祝講德之倭也今風俗

日以媮薄士太夫之猥浮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巧
習貫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拔以連嘲
罵每詒書多至十數紙必繫銜相與之際悉忘其真
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僭紊官
稱無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憶二紀之前予在館中
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舍同
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今各
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官即省欣然
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
是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為一歎

為文論事○為文論事當及復致志救首救尾則事
詞章著覽者可以立決陳湯斬郅支而功未錄劉向
上疏論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公有
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費指五
萬之師虜獲宛王之首孝武不錄其過封為列侯未
言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皆裂土
受爵然後極言今康居固強於大宛郅支之跡重於
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
於貳師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
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

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天子
乃下詔議封蓋其一疏抑揚援證明白如此故以丞
相匡衡中書石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衡顯之
議豈區々一故九卿所能充哉

張子韶祭文○先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
南安時猶未聞檜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
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宮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
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
前人未有此格也

京師老吏○京師盛時諸司老吏類多識事體習典

故翰苑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据案細讀疑誤
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
吏持以情嗣明曰此言堪為長堪為君真善頌也吏
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為嫌既剋長
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歲都城
受圍禦敵器甲剋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間
無所用可以籍甲少卿劉珏即且橐欲獻于朝以付
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珏將上馬立俟之
既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珏
怒責之遂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

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
容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侯朝廷來索
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珥愧莫而止後每
為人言嘉賞其意今之昏徒雖公府右職者寺堂故
但能鼓扇猥浮頽謝為業以簿書期會之間乃漫
不之曉求如彼二人豈可得哉

雲中守魏尚○史記漢書所記馮唐救魏尚事其始
云魏尚為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
重而又申言之云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

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
而文勢益道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

文章小伎○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雖杜子美有
激而云然要為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
之彖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
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
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
厲之昏亂非詩書以文章載之何以傳伏羲画八卦
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傳孔子至言要

要道託孝經論語之文而傳曾子子思孟子傳聖人
心學使無中庸及七篇之書後人何所窺門戶老莊
絕滅禮學忘言去為而五千言典內外篇極其文藻
釋氏之為禪者謂語言為累不知大乘諸經可廢乎
然則詆為小伎其理謬矣彼後世為詞章者逐其末
而忘其本翫其華而落其實流宕自遠非文章過也
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文章日自負文
章實致身文章開突奧文章增命達名豈文章著枚
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誣海內文章伯文章曹植波瀾
闊庾信文章老更成豈有文章驚海內每語見許文

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類多指詩而言所見
狹矣

李陵詩○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
江漢流之語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為乃及江漢
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与
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
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為可信也
和詩當和意○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
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慮諶劉琨二
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

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適寄杜公云媿尔東西南北
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
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
武寄杜云與發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
云狂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逞欲教鋤杜公寄嚴詩
云何路出巴蜀山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
雲間嚴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改
馬望君非一度杜送韋迥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
忘迥云相憶無南雁何待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
雁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真不知凡幾首杜答

云藥裹關心詩揔廢皆如鐘磬在簾扣之則應往來
及復於是乎有餘味矣上已

詩僧

續文獻
通考

常雅題位廟詩云精鬼不知何處去威風猶入浙江
潮隱未題名檣琪樹云山上天將近人間路漸遙誰
當雲裏見知欲渡仙橋

文秀唐末吳僧也居長安以文章應制鄭谷嘗有詩
贈之中秋旅懷詩云望鄉連北斗聽雨帶西風
懷瀆居紳歸郡不知何所人昭宗時言休咎有驗刺
史于公以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曰家在閩

山西復西其中歲々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
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曰家在閩山東復東其
中歲々有花紅如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
于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殆杯渡之流乎
貫休字德隱姓姜氏蘭溪人嘗以詩投錢鏐曰滿堂
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鏐欲改十四為四十
休曰州名不可增詩亦不可改明日遁去歸蜀居和
安寺蜀王賜紫衣號禪月大師有禪月集三十卷行
世一曰西嶽集

雲表寒食詩曰寒食悲者郊外春野田無處不傷神

平原累々傷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

志定工于詩有曰惟有樽前今夜月當時曾醉墮樓
人曰梧桐葉老蟬聲死一夜洞庭波上風

禪鑑訂列人名智叟長子吟咏四皓詩曰因秦生白
髮為漢出青山

吳三詩僧夷立志云吳中僧多能詩法其絕句云鶴
鳴九臯秋夜永紙帳芙蓉卧燈影九列之外更九列
誰解摩心發深省蘊常咏石菖蒲詩云細水圍碁石
纖々手自移幾年離在蕩萬里到天池法平登北固
樓詩云不負南徐眼來看北固雲金焦兩山小吳越

一江分三僧者皆勝流有唐人風致

